

笑问客从何处来

□ 魏丽饶

回到熟悉又陌生的故乡,内心的喜悦无处可藏,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我到后山采了一束带着晨露的野桃花,偷偷插在“潮屿”的外墙,等风来分享。

这个夜晚,我是以客的身份旅居故乡,亲亲的,亲亲的故乡。“潮屿”民宿是去年初夏刚刚投入运营的新农村建设项目,是襄垣县打造环宝峰湖特色文旅产业带的项目之一,就建在我儿时常常采药的山坡上,西环山,东临水,春风一吹,漫山的野桃花。山头曾有一户人家,天黑时我们就借宿在那,挤在土窑里的土炕上。清凌凌的月光从高窗上照进来,把一炕的小姑娘挨个抱到大山外,送去了远方。

按照美丽乡村建设的规划,那户人家迁到了生活更加便利的新址,当初系着藏青围裙在灶台前给我们炒瓜子吃的婆婆也住进了青砖大瓦房。当我穿过太行山浓浓的夜色,走进这家民宿时,像走进一个恍惚的梦。熟悉的村庄、熟悉的空气、熟悉的月光、熟悉的露水,“潮屿”却是陌生的,陌生得不可思议,极简风的设计,现代化的设

施,露天酒吧,标准泳池。我住的是一间山景窑洞,新式炕床,躺在宽阔的土炕上,久久无眠。洁白的月光,落在淡淡的远山,也落在枕畔。我的思绪再次回到遥远的童年,然而记忆中那座土乎乎院落仿佛隔世的童谣,在梦里荡漾成一只烂漫的小船。

清晨,我被窗外露台上的虫鸣唤醒。多么亲切的声响,漂泊异乡的年月,它常常在我的惆怅里用乡音歌唱。出了露台我才发现,“潮屿”周围的几户村民都开起了农家乐,门前的旗幡上写着炆锅鱼、油爆小河虾、蒜汁官尝、豆腐汤,这些都是地道的当地美食,看来已经成为招牌用于款待八方宾客了。我闻着空气中浓浓的沁州黄小米粥的香味,来到一楼自助餐厅。没想到,餐厅掌厨的竟是“勺子叔”,他是远近几个村子里最受欢迎的厨师,以往谁家红白喜事但凡请到“勺子叔”,锅灶上的事没有办不好的。“勺子叔”说,如今村里事情少,就到民宿来发挥余热。他的语气谦虚而又自豪,眼神里充满了无法掩饰的喜悦。

“小小?”从餐厅出来,刚走到电梯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乳名。一位中年女服务员迎面走来,定睛一看居然是我家邻居小婶,她一眼就认出了我,我却一时没敢相认。干净素雅的米色工作服,训练有素的言谈举止,与印象中的小婶判若两人。小婶说,这里的后勤工作人员基本都是附近村子里的村民,各村统一组织报名,经过培训合格就可以上岗。小叔也在民宿做保安,他们白天来上班,晚上回家住,农忙的时候还有储备人力可以互相替补。“儿子在外地上大学,我和你叔在家种地打工两不误。”小婶一脸满足的笑容。就在和我聊天的空档,她已经把在上班路上顺手采的几枝山花野草修剪成两瓶雅致的插花,准备布置到大堂的公共区域。

早些年初到南方时,我曾多么羡慕当地的新农村建设,也由衷感慨家乡的闭塞和落后,现如今家乡的发展显然有后来者居上的势头。此时,没有人理解我的欣喜若狂。傍晚时分,我独自坐在临湖的观景台上,凝望着浊漳河水汨汨流过的村庄。凉凉的

夜风裹挟着潮湿的水汽,从河面上漫过来,带着淡淡的乳香,浊漳河是哺育我长大的“乳娘”,她一定能听见我心底的欢呼。

夜幕降临,后山上陆续亮起了星星点点的夜灯,那些露营的帐篷里,不知有没有像我一样来自故乡的客人。我关上房门,一个人悄悄来到山岗上。山脚下河水拍打着岸边的石壁,波涛巨响,我不知不觉在有节律的涛声中奔跑起来,奔跑在如水的月光下,奔跑在空旷的山野里。我得跑起来啊,否则追赶不上故乡脱胎换骨的步伐。

客房里配备的矿泉水品牌是“潮屿”,水源就取自当地的天然山泉。退房时,我特地拿了一瓶装进行李箱带走,在行走他乡的日子里,我很需要它的滋养。

从山上下来,刚好碰到我办理入住时在前台接待的女孩,她家在襄垣县城,每天早上坐第一班乡村公交来民宿上班。女孩记得我是“潮屿”的房客,热情地打招呼问,“姐,您是从哪儿来的?”

唯有书香能致远

□ 笔清

走进四月,就走入了读书季,阅读分享该是一件愉悦的事情。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诗句正应了校园艺术文化节的景致。由于学校就在湿地旁,所以这里的温度比城市里的温度要低上两三度。此时园中恰是春意盎然,繁花似锦。午后的阳光正暖,舒适宜人。携一本《唐宋诗词漫话》,独自来到校园的书画长廊,想着今天可以伴着花香,赏着落英,开启一次穿越时空的“诗词之旅”。

“姐,真的是你呀!”一句惊讶的叫声突然在身后响起,平日在校园里听惯了老师的称呼,第一次听到有人叫姐,反而觉得亲切和惊喜。我赶忙转过身来,眼前站着一个身材瘦高,穿着得体的小伙子,正冲我微笑,只见他伸出右手,又快速的缩了回去,大概想和我握手,却又不知妥否?

“啊,小徐。”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们年前才见过的,他是腊月天给我家擦玻璃的保洁工。由于连续三年请他给家里做保洁,自然就熟悉了。小徐老家在江北的一个小县城,十年前来到我市一所机电学校读大专。毕业后分配到惠丰机械厂,两年后放弃了原来的工作,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而后再娶了本地的姑娘,就将家暂时安

置了下来。期间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提供各种室内外开荒保洁,外墙清洗、擦玻璃、专业清洗油烟机等服务项目。因为小伙子吃苦耐劳,干活利索,态度谦和,还懂得一些机械维修,几年下来,就赢得了许多老雇主的信任和喜欢。现在公司虽不大,但业务也蒸蒸日上。

今天在这里相遇,是他前几天来给学校艺术展馆的外墙和玻璃做清洁,得知这周是校园文化艺术节,就利用午休时间过来看看。他说自己学历不高,但平时比较喜欢古诗词和写字,去年冬天还参加了2024年中国诗词大会的海选活动。

沿着长廊,我俩边走边聊。“姐,你知道2018年诗词大会的冠军得主雷海为吧。”“知道,他是杭州的一个外卖小哥,十几年的风雨兼程与诗词坚守,现在是心田花开学校的教研老师。”小徐郑重地点着头,眼睛里闪烁着羡慕和向往的目光,我也向他投去鼓励和肯定的目光。

“噢,王冕的《墨梅》”,只见他快步走上前去,站在一幅书法条幅下面,兴奋地朗读起来。“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他读得有板有眼,音韵抑扬,虽然个别字略带南方口音,

但情感、节奏把握得非常好,我举起手机,抓拍了小徐的表情和这幅字画。这是美术系学生展出的书法作品,字虽还略显青涩,但工整有序,章法得体。小徐说他最喜欢第三、四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表现了诗人鄙视流俗、孤芳自赏的品质。我进一步解释,这首诗看为题画,意在言志,作者将画格、诗格、人格有机地融为一体。字面上赞誉梅花,实际表明了自己的立身之德。有时我们愿意把自己交付给诗词,就可以循着美丽的诗意,一路寻访到自己的心灵。

我们彼此聊着工作和生活,讨论着在现代忙碌的生活中,诗词对我们究竟是一种必需品,还是一种奢侈品?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相信诗词是生命的必需品,也许就真的可以过得诗意盎然吧。

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走出了长廊,来到学校的小花园。园中的花争奇斗艳,努力绽放。“姐,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小徐蹲下身去,指着草地上一朵小花问我。我摇摇头,还真不认识。“这是豆蔻,就是‘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花’的那个,在我们老家又叫‘含胎花’”。其花成穗,

嫩叶卷之而生,穗头深红可爱,象征了对生命所有的寄予和希望。是啊,古代的人要有怎样的一颗诗心,才能去发现这“娉娉袅袅”的少女和“豆蔻梢头”的春天呢?一个“初”字里面,是匆匆涌动的气息,是清清灵动的佳人,不经意间就打动了人们的心,更惊艳了扬州的美。今天得知他还有一个读初中的妹妹,他每月都寄钱回去,帮父母供妹妹读书,还说等妹妹考上大学,要带着妹妹一起“烟花三月下扬州”,去游览扬州的胜景,品尝扬州的美食。

一阵悦耳的音乐响起,是上课的预备铃声,校园开始人头攒动,变得热闹起来。小徐也要告辞,继续下午的工作。我灵机一动,打开手中的《唐宋诗词漫话》,在扉页上写下“唯有书香能致远,与之共勉”的字句,把书送给小徐,他有些激动,双手接住,我才看清他那双手十分粗糙,好几个手指上都贴着创可贴,也才明白了一开始见面的情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今日送书寄语,我想定会有别样的书香吧。

晚上回到家,看到小徐将那张照片和书上的寄语发了朋友圈,极少发信息的我,给他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供稿)

